



列子

下之二

□ 13
3046
4 F



3046



列子庸齊口義卷下之二

庸齊林

希逸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會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矣以
 名爲コト曰ハハ以ハハ名者爲富既富矣矣不已焉曰爲貴既
 貴矣矣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矣爲焉曰爲子孫
 名矣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ヲイタス焦其心ヲイタス乘其名者

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子孫乎

人而已矣言均之為人只為生足矣何用名乎
名乃苦其身惟其心者謂為名者之勞苦也勞
若而得其名故棄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
利而况子孫乎此名所以有益也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亂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為名者必廉

此亂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為名者必廉
必讓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
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
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
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偽管仲從其君而淫從
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伯業此實
名也而其利又止於一身田氏取為皆稱其君

盈者驕也降者謙也欽暴也施仁也為謙為仁
自求聲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
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
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夫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
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
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偽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怒
名者則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

必讓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
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
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
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偽管仲從其君而淫從
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伯業此實
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取為皆矯其君
盈者驕也降者謙也欽暴也施仁也為謙為仁

自求聲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偽也右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

乃借堯舜禹齊以立說此所以為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偽之辨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偽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偽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

列子下

卷九

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
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
取進退違違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倘
偶王非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
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桎何以昇音
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
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取去也故不為名
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
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齊音齊分劑也所弭消弭也猶消破也遺失也
介焉至微者也言人所樂之時少縱有樂時豈
能盡無微細不足之慮謂不能全其樂也百年
之中能全其樂欲一時頃亦無之美厚美食厚
衣也違違汲汲也倘倘張張也汲汲以競虛譽
張張而避是非與囚桎何以異異與異同從心
而動動作也不違自然之理而已當目前之娛
可以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而游樂不
與萬物相為忤死後之名固人之所好亦不自

甘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名也然此
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訓之意莊子
則不然

揚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
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
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
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
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
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

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
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生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取謂孔聖盜跖同
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故曰且趣
當生奚遑死後張翰曰且盡生前一盃酒樂天曰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樽前有限盃皆是此意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季非
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寘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卸字恐是郵字傳寫之訛郵與尤同甚也古字

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好惡與人同也矜持清
貞太甚故夷以此自放而至於飢死季以此自
放而至於無嗣寡宗寡特其宗姓也如此所以
自誤也然則清貞之名能誤為善之人如此故
曰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楊未曰原憲寡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寡損生
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寡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
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寡善逸
身者不殖

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自勞
皆非養生之道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掄此語至矣相憐
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
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
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死相捐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時厚葬之
人楊王孫皇甫謐保葬之說似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
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怒耳之所欲
聽，怒目之所欲視，怒鼻之所欲向，怒口之所欲言，
怒體之所欲安，怒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
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
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
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
智；體之所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
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虛

之主去廢害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
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
以至於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謂養。闕抑遏而自
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虐也。徒自苦而已。一日一月
一年十年，言縱樂其身心，一日一月一年十年，比
他人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有百年千
年万年之壽，亦何益？非吾所謂養者，非言非養生之
道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

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為石椁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黃子二人名也黃子恐亦寓言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

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軌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宰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北房數十皆擇雉齒媵媵佳嫡也者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媵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

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
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
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之予子
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
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
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
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
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

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
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
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
為弗若死也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暗患
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
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
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
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
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

治外其法可斲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
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
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
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
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積趨成封累土便築糟立臺是也媿嬌美女也
娥姣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
得而後已也孰念深念也與熟同腹溢而不得
恣口之飲力疲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

身之資恐用不盡之論也鄧析以為真人者言其
遵養生之理也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
心者世亦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
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技太
葉郭璞之語似甚背理但以其術乃被髮登廁
之事觀之彼益知數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
故為此論然禍福在天脩為在我盡人事以聽
天命可也銜刀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取為而
况恣於酒色乎以此思之孟子曰壽夭不貳備

身以俟之多少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
處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意亦在此控列
之書本意憤世昏迷之人却如此押闖其論而
又為後人亟雜讀其書而不得其意與不辨其
真偽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為異端之學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
治世故放意所如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
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圃池沼飲
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亟欲好

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
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
游也雖山川阨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
也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絕煙火
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
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
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
媵十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
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

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
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
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取爲也衆意所驚
而誠理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
得此入之心也

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
歛其資而葬之衆意所驚者言衆人則以爲驚
怪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
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

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笑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
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
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
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
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
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
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

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治亂古猶
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也更者更盛也
我之生也不問十年百年所見所聞與所更盛
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
夫食與眼亦是此意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
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
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究其所以放於
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一轉却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以棄
生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其自然故
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任且無之矣又
何暇計其間遲速乎

揚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
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不
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揚朱曰去子體
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揚子曰世固非一毛

之取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
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
侵若肌膚獲萬金若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
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問孟
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若矣然則
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
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
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
吾言問太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

徒說他事

一體偏枯者言禹手足胼胝也以我一毫而利
天下吾亦不與之盡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
不取之此所謂為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者言損我一毛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
假濟者言設使一毛可以濟世汝肯為之乎楊
子弗應者不以此意盡語之也一毛一節之所
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
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

分務外之心則非自養之道。禽子曰：汝為此說，我固難答。然老聃問尹，則以汝言為是。太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為是。孟孫顧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太禹墨翟，我師所不為，而汝如此比並言之，可乎？孟孫陽者，揚朱弟子也。

揚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甯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

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絺，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

盛威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違適者也凡彼四聖
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
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
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
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
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
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
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
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

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
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
苦以至於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
至於終亦同歸於死矣

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中最
為窮獨最為憂苦最為危懼最為違適者也違
適逼迫而不得自閑之意天民亦與天人同株
塊者言如朽木土塊也身滅之後譽亦不知毀
亦不知賢之與否亦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言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流小流也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執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主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

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或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若覺或隱或顯太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不消滅為善者亦徒自苦而已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者必將

資物以為養生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取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保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養生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角子物也存我者為貴侵物者為賤侵物者與之

相靡也相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
之物非我所有非我所有則為我之累也不容
不難夫之然身固我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
生者身雖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
之物雖可去而有不容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
物之心也莊子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者
是也若以物為有以身為有皆逆天理而自私
者故曰橫私世之聖人則如此此語自堯舜以
下皆有譏侮之意惟付吾身於無身付外物於

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至人也至至者言至此
至矣極矣不可加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
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
此謂之適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
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
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
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甲
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藜藿自以

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騰驅急一朝處以柔毛
縹幕薦以梁肉蘭橘疔瘡瘡體煩內熱生病矣
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人惟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威者幽明之禍福
也刑者王法之刑戮也適人者適天而背理之
人也如此之人則殺活皆制於他人故曰制命
在外順民者無所於無取羨無所貪戀於世獨
高於天下故曰天下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
人故曰制命在內人生之有昏宦情慾之所由

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
則情慾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
以相使矣此必自古以來所有之語田父可坐
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鎗
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為常一旦忽然安處則
必至生病瘠骨酸也使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
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
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
生只是口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

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纔息則處處皆安
此語却有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
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麩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
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陳室綿纈狐貉顧其妻
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
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戒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
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莖列於口慘於腹衆
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所以自美者謂舉天
下無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不知其有
他也緼麩破鹿絮之類以負暄之樂而欲獻以
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天之意戒菽太菽也
甘泉好麻子也莖芹絲芹菜而為羹也萍子亦
菜之類也蜚螫也蚘於口言毒烈其口也
揚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
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四者既有人生可以自足而又別求功名者是

無厭也陰陽之蠹言其無厭自蠹損其身陰陽之氣也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章亦譏忠義立名之人言忠者必危身義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內也安上之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之道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以一人之私而求忠

義之名名反泯滅而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俱安而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賓此言雖出於鬻子老

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
止豈一師之言所能戒哉賓外也然則名不得
而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既以有名為
尊榮以此為快樂以無名為卑辱以此為憂苦
以憂苦為犯其性以快樂為順其性所以趨求
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實之所係者謂以犯性
順性為切實利害之所係不容於不求矣然則
一師之言雖欲去其名焉得而去之雖欲外其
名焉得而外之此語既盡却斷之曰世情於名

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
其養生之實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
別苦樂乎恤憂也此意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
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
至於自殺也

說符第八

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雖同而義不同
符者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曰說符列
子共八篇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

掇其首十字名之恐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
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
列子顧而觀影影在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在
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
後而處先闕尹謂子列子曰言義則響美言惡則
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
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

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入愛我我必愛之人
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
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
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
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
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持後者不為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身蓋
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者汝影也影
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不先形我不先

物能持此意則常處萬物之先矣此亦至爭善
勝之義也言聲也響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
求名而名自至不貴身而身自先以影響而不
以形聲則得其道矣聖人之道惟其如此故言
以不言而人自和之行以不行而人自隨之此
理之必然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知而
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也猶曰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者也度尺度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度
在身者言以身為度而稽考於人也人之所愛

於我者我亦必愛之入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
惡之此言人心所同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
愛於天下故能王天下桀紂不由此道以見惡
於天下故亡其國已然之事可以稽考稽者稽
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度者甚明如此
而人有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門而出不由徑而
行欲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周已
驗之事也自古法主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廢
興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一取其

文亦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
合豈前爲詭說而此爲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
一家之書乎

嚴恢曰取爲問道者爲富今得殊亦富矣安用道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
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
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
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強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

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
已則是爲禽獸之行必自取危辱此一段亦似
非出於本書其義理却甚正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闕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
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闕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
三年又以報闕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
列子曰知之矣闕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
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
其所以然

其始者問之以中曰不知未得其所以中之道也
再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其所以中之道也
君子以守勿失告使其守比道而勿忘也然中
而知其中則非取謂不知之知矣守而勿失則
非化道之論矣存亡者可見者也所以然者理
也據此等議論皆非莊列之學却近於吾儒所
以疑其非全書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
班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

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勇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
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色盛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盛者恃勇力以取
勝也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
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未可而况欲行
之乎自奮自用也有自用之心則誰肯以善道
告之人不我告則我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
而不衰言我力雖竭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
而任人以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自賢

而貴於知賢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此意同此論甚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華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削處也毫芒葉上之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潤澤也道

化無為也智巧人力也此一喻甚好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益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宮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

作難而殺子陽

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不相知徒信他人之言安可保也衛鞅曰君不能以子之言而用我亦必不能以子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好話話君過而遺先生食謂君以失士為過而餽粟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

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取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

遷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曾而讓施氏施氏曰
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
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
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
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
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日前
上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乘其機以應之

初無定取此智巧之事也故曰應事無方屬乎
智其意蓋謂汝雖知好學好兵之所以干說而
不能隨時通變以取官刑之刑是汝無智巧也
此又與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之意稍相戾矣重
言者不必再拈起也

晉文公出會欲代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
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
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
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矣

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已所不欲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諸我也

晉國苦盜有郟乞逆雍者能視盜之類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矣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

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夫此章蓋言擿姦發伏反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便是此意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
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
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
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
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
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
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
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

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方將厲之厲渡水也註曰深則厲淺則揭意者
難可以濟言其難可渡也不以措意者不以波
濤之險為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
於波流之中一毫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
間也此忠信二字之義不可以吾書之思信求
之太抵只謂誠實而已但此章前一半與黃帝
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決不應爾以此愈
知其雜况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兩以字下

得與莊列之書全別以則未化矣存而未化豈能涉此境界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溜澗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

浴室

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為亂而不敢顯言以求決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答之以石投水沒者取之言易得也以水投水似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為不可者謂微言豈有不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言之理不在於言而在於言之外故曰不以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濡其身逐

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氣逐物而害我則
不足以爲樂此意已隱然譏其非理之謀矣至
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則爲道至爲者
道也有爲不足以盡道必無爲而後爲道若以
蹇淺之智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
謂爭心之不可萌也白公雖知此言不能自己
所以終於作亂而殺其身不得已者不能自己
也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全同若列子已出於
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知非列子之本

書也必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
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
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
溷史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
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
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
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兵

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新穉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即狄也左人中人二十邑名也遽人郵卒也颶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昃也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即此意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能愛者必安自喜者必驕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為難此論甚正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拈舉也不以力聞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公輸般之為攻器最精者也而不能攻墨子之守至於自屈服而墨子不以知兵名以此二者為藏勇於怯持勝如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

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垂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章與塞翁得馬失馬意同言吉未必不為凶

凶未必不為吉也先達後合者言不驗於前必驗於後也未究者未知其要終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于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雙枝屬於脛今人所爲接脚之戲是也雙枝者
雙木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亦有此戲
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
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而擬戮者拘繫而欲
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時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
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躒臣之子
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

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
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
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
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
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
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
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養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取不見
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

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其子姓者問其所生之子也姓字也天下之馬馬

之絕求於天下者也滅沒亡失者言恍惚而不

定不可以形求也絕塵離塵埃而去也強蹶者

無迹也擔纏者負索也千萬臣無數者言勝於

臣者踰千萬數而不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

遺其形也所見者天所見也內所不見者毛色

牝牡之在外者也敗矣子所使求馬者句法與

何哉汝所謂達者同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

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

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

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

敢對以求楚王曰善

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

狐丘丈人謂叔孫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孫

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

祿厚者怨逮之叔孫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

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
三怨可乎叔孫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
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
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敖死果以美地封其
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寢立之色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不利者不
利於地主也楚人信鬼神越人好機祥占卜而
禁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

以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之所弃得人之所不
爭則可以自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
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亡憂去之
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
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不
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無人
聞之襄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
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

與盜力爭既而不知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
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
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耦沙地名
也使我為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我為芥藁
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愚或免或不免
皆自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知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之家充散成錢帛無量財貨
嘗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

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槍計蓋魚而笑
飛鳶適墜其窗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
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
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慍客巨切於天
下請與若等戮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
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
家

明瓊今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具以射中否為
勝負也槍魚者骰采之名也於五白之中反其

兩者以為槍魚之來劉毅之爭鳥盧是此類也
樓上方笑而空中之飛鳥適墜腐鼠而中樓外
同行之俠客本不相干俠客怒而仇其家此魯
酒薄而邯鄲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意言禍
福出於意料之外也立懂立勇名也等倫俠客
之同輩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孤父
之盜曰立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後
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孤父之人立也爰旌目

曰譖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
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嘔也然遂伏而死
孤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
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爰旌目人名也此章即是其嗟也可去其謝也
可食之意於陵仲子哇其兄之鵝孟子所譏亦
此意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
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

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桂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桂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左傳狼臙之事亦是此意對其君不知已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

揚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

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實亦有及我者我以非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亦唯我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慎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即出乎爾及乎爾之意

揚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揚子之豎追之揚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

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揚子感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揚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

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揚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鬻糧就學者感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太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

心都子之問與子貢問夷齊語殊同岐路分也
歧路之中又有歧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
本之不一揚子戚然而不言笑者有感也儒一也
而有三術即多歧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聚
也因學泯而得溺喻學之末流多遠其初失其
本真心都子嘿然而出悟其言外之意大道大
路也大道本一至於多歧則亡羊至學本同至
於多方則喪生此本同而未異也歸同反一者
同歸於至道而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喪矣

凡情也未達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
其展轉譬喻以為問答今禪家答話亦有此風
揚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
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揚布怒將扑之揚朱曰
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性黑而
求豈能無怪哉
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為外物所
變者狗見素衣而變黑安得不吠人若見白狗
而為黑亦安能無怪見外不見內人人皆然也

揚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此莊子爲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之利至則必爭故爲善者必忘已去名而後可也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

取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取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及見其人也善數者善爲數學也此章之意蓋謂學不難而行之爲難知之不如行之不死之學其

喻甚佳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且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而無其濟者亦未聞入於海也

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衆如孤山湖中之放魚鬻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獸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嚼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此章乃釋氏吞啖世界木虫食小虫之論其說亦有理人食雞雞食虫螿之類是也非相為而

生之也天非為人而生百物也蚊蚋虎狼之喻亦佳食肉下非字合作豈字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丞也眾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厩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鄆中人戲之日從馬醫而食不以厚乎乞兒曰天下之厚莫過於乞乞猶不厚豈厚馬醫哉

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知即莊子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所言播聞之意但不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歲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名無實之喻也坡詩所用鑿筭亦此意

人有枯槁樹者其鄰父言枯槁之樹不祥其鄰人遷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為薪而反啓其疑

近於私也此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
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亦竊鈇也顏色
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
俄而掘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
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此章猶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
不竊鈇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
喻甚得世情之微

白雲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張剖切策上貫
顛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
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蹟株塙頭抵植木而
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願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
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錄杖末之銳也株木也塙
陷也意有所屬著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
知即太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且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

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大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太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為本書者亦自可辨就中數段不全以盜跖說劍文字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能辯之

大尾

列子庸齊口義卷下

萬治武年己亥五月吉日

卷下

列子下

卷下

<p>人之金何能而取金之財不若人能</p>	<p>志何能而取財之財不若人能</p>	<p>心何能而取心之財不若人能</p>	<p>書小篇之中其為本者亦不自可非</p>	<p>既平氣齊口燥卷下</p>
-----------------------	---------------------	---------------------	-----------------------	-----------------

11-10000-11
 11-10000-11
 11-10000-11

